

简·爱

吉林摄影出版社



简 · 爱

原著 夏洛蒂·勃朗特[英]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世界名著文库.1 / 奔馨图文设计有限公司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5.12
ISBN 7-80606-854-6

I.中... II.奔... III.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②长篇小说—英国—近代—缩写本③儿童文学—日记体小
说—意大利—近代—缩写本④昆虫学—青少年读物
IV.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2168 号

书 名 中外世界名著文库·简·爱
出 版 人 孙洪军
策划制作 奔馨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方晓卉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附属装订加工厂
地 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 145 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31.5
彩 插 54
字 数 46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06-854-6
全套定价 47.60 元(共四册)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
第三章	7
第四章	12
第五章	20
第六章	28
第七章	32
第八章	38
第九章	45
第十章	51
第十一章	57
第十二章	63
第十三章	67
第十四章	74
第十五章	77
第十六章	83
第十七章	85
第十八章	96



第十九章	98
第二十章	105
第二十一章	118
第二十二章	127
第二十三章	130
第二十四章	139
第二十五章	157
第二十六章	162
第二十七章	168
第二十八章	174
第二十九章	182
第三十章	188
第三十一章	191
第三十二章	194
第三十三章	198
第三十四章	206
第三十五章	213
第三十六章	216
第三十七章	220
第三十八章	234



第一章

约翰·里德猛然间狠命揍我。我一个踉跄，倒退了一两步才站稳身子。

“这是对你的教训，谁叫你刚才那么无礼地跟妈妈顶嘴，”他说，“谁叫你鬼鬼祟祟躲到窗帘后面，谁叫你两分钟之前眼光里露出那副鬼样子，你这耗子！”

我已经习惯于约翰·里德的漫骂，从来不愿去理睬。

“你躲在窗帘后面干什么？”他问。

“在看书。”

“把书拿来。你没有资格动我们的书。妈妈说的，你靠别人养活，你没有钱，你爸爸什么也没留给你，你应当去讨饭，而不该同我们体面人家的孩子一起过日子，不该同我们吃一样的饭，穿妈妈掏钱给买的衣服。现在我要教训你，让你知道翻我们书架的好处。滚，站到门边去。”

我照他的话做了，但他还是把书举起向我打来，正好打中了我，我应声倒下，脑袋撞在门上，碰出血来，疼痛难忍。我的恐惧心理已经超越了极限。

“你是个恶毒残暴的孩子！”我说，“你像个杀人犯！你是个奴隶监工！你像罗马皇帝！”

“什么！什么！”他大叫大嚷。

他向我冲过来，抓住了我的头发和肩膀，我发现他真像个暴君，像个杀人犯。我觉得一两滴血从头上顺着脖子淌下来，感到一阵热辣辣的剧痛。这些感觉一时占了上风，我不再畏惧，发疯似地同他对打起来。我不太清楚自己的双手到底干了什么，只听得他骂我“耗子！耗子！”一面杀猪似地嚎叫着。里德太太来到现场，后面跟着贝茜和女佣艾博特。贝茜把我们拉开了，我只听见她说：“哎呀！这么大的气出在约翰少爷身上！”

里德太太说：“带她到红房子里去，关起来。”于是马上就有两双手按住了我，把我推上楼去。

约翰·里德是个十四岁的小学生，比我大四岁。他长得又大又胖，但肤色灰暗，脸盘阔，五官粗，四肢肥，手膨大。他还喜欢暴饮暴食，落得肝火旺盛，目光迟钝，两颊松弛。这阵子，他本该呆在学校里，可是他妈把他领了回来，认为约翰是过于用功，才弄得面色蜡黄的。

约翰对母亲和姐妹们没有多少感情，对我则很厌恶。他欺侮我，虐待我，不是一周三两次，也不是一天两回，而是随时随地。弄得我每根神经都怕他，有时我会被他吓得手足无措，里德太太则装聋作哑，儿子打我骂我，她熟视无睹。



第二章

我一路反抗，是破天荒第一次。于是大大加深了贝茜和艾博特小姐对我的厌恶感。我确实有点失常了。我意识到，因为一时的反抗，会不得不遭受古怪离奇的惩罚。但是我横下一条心，决计不顾一切了。

“抓住她的胳膊，艾博特小姐，她像一只发了疯的猫。”

“真丢脸！真丢脸！”这位女主人的侍女叫道，“多可怕的举动，爱小姐，居然打起小少爷来了，他是你恩人的儿子，你的小主人！”

“他怎么会是我主人？难道我是仆人不成？”

“不，你连仆人都不如。你吃白食。”

这时她们已把我拖进了里德太太所指的房间，摁到一条矮凳上，我不由自主地像弹簧一样跳起来，但立刻被两双手按住了。

“要是你不安安稳稳坐着，我们可得绑住你了，”贝茜说。

艾博特小姐从她粗壮的腿上，解下那条必不可少的带子。捆绑前的准备工作以及由此而额外蒙受的耻辱，略微消解了我的激动情绪。

“别解啦，”我叫道，“我不动就是了。”

作为保证，我让双手紧挨着凳子。

“记住别动，”贝茜说，知道我确实已经平静下去便松了手。随后她和艾博特抱臂而立，沉着脸，满腹狐疑地瞪着我。

“她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贝茜说，“小姐，你该明白，是里德太太养着你的。要是她把你赶走，你就得进贫民院了。”

这话，已不新鲜。

艾博特小姐答话了：“你不能因为太太好心把你同里德小姐和少爷一块抚养大，就以为自己与他们平等了。他们将来会有很多很多钱，你得学谦恭些，尽量顺着他们，这才是你的本分。”

贝茜补充道，“你要学乖一点，那样也许能在这个家住下去，要是你粗暴无礼，我敢肯定，太太会把你撵走。”

她们走了，关了门，随手上了锁。

红房子是间空余的卧房，难得有人在里面过夜，房子里难得生火，所以很冷。

里德先生死去已经九年了，他就是在这间房子里咽气的，他的遗体在这里让人瞻仰并被抬走。从此之后，这里便始终弥漫着一种阴森森的祭奠氛围。

贝茜和刻薄的艾博特小姐让我一动不动坐着。我依然热血沸腾，反叛的奴隶那种苦涩情绪依然激励着我。约翰·里德的专横霸道、他姐妹的高傲冷漠、他母亲的厌恶、仆人们的偏

心，一古脑儿泛起在我烦恼不安的心头。为什么我总是受苦，总是遭人白眼，永远受到责备呢？为什么我永远不能讨人喜欢？为什么我尽力博取欢心，却无济于事呢？

我因为挨了打跌了交，头依然疼痛，依然流着血。约翰肆无忌惮地打我，却不受责备，而我不过为了免遭进一步殴打，反抗了一下，便成了众矢之的。

在痛苦的刺激下我的理智变得早熟，激发我去采取某种奇怪的手段，来摆脱难以忍受的压迫，譬如逃跑，要是不能奏效，就不吃不喝，活活饿死。

我的整个脑袋像一团乱麻，我无法回答心底那永无休止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如此受苦？

红房子里白昼将尽。狂风在门厅后面的树丛中怒号。我渐渐冷得像块石头，勇气也烟消云散。屈辱感，缺乏自信、孤独沮丧的情绪，浇灭了我的怒火，谁都说我坏，也许我确实如此吧。我不是一心谋划着让自己饿死吗？这当然是一种罪过。这时我记起了我舅父就是我母亲的哥哥，在弥留之际，要里德太太答应，把我当作她自己的孩子来抚养。

就在这时，墙上闪过一道亮光。这光线滑到了天花板上，在我头顶上抖动起来。这是不是某个幽灵从另一个世界到来？我的心怦怦乱跳，我感到窒息，我的忍耐力崩溃了，禁不住发疯似地大叫了一声，冲向大门，拼命摇着门锁。廊上响起了飞奔而来的脚步声，钥匙转动了，贝茜和艾博特走进房间。

“啊！我看到了一道光，想必是鬼来了。”这时，我拉住了贝茜的手。

“她是故意乱叫乱嚷的，”艾博特厌烦地说，“叫得那么凶！她只不过要把我们骗到这里来，我知道她的诡计。”

“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咄咄逼人的声音问道，随后，里德太太从走廊里走过来，“艾博特，贝茜，我想我吩咐过，让简·爱呆在红房子里，由我亲自来过问。”

“简小姐叫得那么响，夫人。”贝茜恳求着。

“放开她，”这是唯一的回答。“松开贝茜的手，靠这些办法，是出不去的，我讨厌耍花招，尤其是小孩子，鬼把戏不管用。现在你要在这里多呆一个小时，而且只有服服帖帖，一动不动，才放你出来。”

“啊，舅妈，可怜可怜我吧！饶恕我吧！我实在受不了啦！用别的办法惩罚我吧！我会憋死的！”

“住嘴！这么闹闹嚷嚷讨厌透了。”她认为我是个本性恶毒、灵魂卑劣、为人阴险的货色。

里德太太对我疯也似的痛苦嚎叫很不耐烦，蓦地把我往后一推，锁上了门。她走后不久，我昏了过去。



第三章

我仿佛做了一场可怕的恶梦，看到眼前闪烁着骇人的红光，我还听到了沉闷的说话声，恐怖感使我神志模糊。不久，我明白有人在摆弄我，把我扶起来，让我靠着他坐着。以前从来没有被人这么抱起过，我把头倚在一个枕头上或是一条胳膊上，感到很舒服。

五分钟后，心头的疑云消散了。我完全明白我在自己的床上，那红光是保育室的炉火。时候是夜间，桌上燃着蜡烛。一位老先生坐在我枕边的椅子上，俯身向我。

我认识他，他是劳埃德先生，是个药剂师。

他握住了我的手，笑着说：“慢慢会好起来的。”随后他扶我躺下，吩咐贝茜千万小心，在夜里别让我受到打扰。他又叮嘱了一番，说了声第二天再来后，便走了。

“你觉得该睡了吗，小姐？”贝茜问，口气相当温存。

我几乎不敢回答她，害怕自己的话粗鲁不中听，只说：“我试试。”

“你想喝什么，或者能吃点什么吗？”

“不啦，谢谢，贝茜。”

“那我去睡了，已经过了十二点啦，不过要是夜里需要什么，你尽管叫我。”

多么彬彬有礼啊！于是我大着胆子问了个问题：“贝茜，我怎么啦？病了吗？”

“你是病了，猜想是在红房子里哭出病来的，肯定很快就会好的。”

贝茜走进了附近佣人的卧房。我听见她说：“萨拉，过来同我一起睡在保育室吧，今儿晚上，就是要我命，我也不敢让那个可怜孩子单独过夜了。她说不定会死的。真奇怪她竟会昏过去。里德太太也太狠心了。”

萨拉跟着她回来了，两人都上了床，之后嘁嘁喳喳讲了半个小时才睡。我只听到了只言片语。

“有个东西从她身边经过，一身素装，转眼就不见了。”“一条大黑狗跟在后面。”“在房门上砰砰敲了三下。”“墓地里一道白光正好掠过他坟墓。”等等。

最后，两人都睡着了，炉火和烛光也都熄灭。我就这么可怕地醒着挨过了漫漫长夜，害怕得耳朵眼睛和头脑都紧张起来，这种恐惧是只有儿童才能感受到的，

红房子事件并没有给我身体留下后遗症。第二天我起来了，感觉身体虚弱得几乎要垮。但最大的痛楚却是内心难以言

传的苦恼，我不断地暗暗落泪。才从脸颊上抹去一滴带咸味的泪水，另一滴又滚落下来。

“来吧，简小姐，别哭了。”贝茜说。

早上劳埃德先生又来了。“怎么，已经起来了！”他一进保育室就说：“嗨，保姆，她怎么样了？”

贝茜回答说情况很好。

“那她应该高兴才是。过来，简小姐，你的名字叫简，是不是？”

“是，先生，叫简·爱。”

“瞧，你一直在哭，简·爱小姐，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哪儿疼吗？”

“不疼，先生。”

“啊，我想是因为不能跟小姐们一起坐马车出去才哭的。”

贝茜插嘴说。

“当然不是罗！她那么大了，不会为这点小事闹别扭的。”好心的药剂师温厚地打量了我一番后说：“昨天你怎么得病的呢？”

“她跌了一交。”贝茜又插嘴了。

“我是被人给打倒的！”我脱口而出。

“你不是以为跌了交才生病吧？那么因为什么呢？”贝茜走后，劳埃德先生追问道。

“他们把我关在一间闹鬼的房子里，直到天黑。”

我看到劳埃德先生微微一笑，同时又皱起眉头来，“鬼？瞧，你毕竟还是个娃娃！你怕鬼吗？其他什么事？能说给我听听吗？”

我担心失去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吐苦水的机会，便回答说：“一方面是因为我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的缘故。”

“可你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舅母，还有表兄妹们。”

我又顿了顿，笨嘴笨舌地说：“可是约翰·里德把我打倒了，而舅妈又把我关在红房子里。”

劳埃德先生掏出了鼻烟盒。“你不觉得盖茨黑德府是座漂亮的房子吗？”他问，“让你住这么好一个地方，你难道不感激？”

“这又不是我的房子，先生。艾博特还说我比这儿的佣人还不如呢。”

“你总不至于傻得想离开这个好地方吧？”

“要是我有地方去，我是乐意走的。可是不等到长大成人我休想摆脱盖茨黑德。”

“也许可以，谁知道？除了里德太太，你还有别的亲戚吗？”

“我想没有了，先生。”

“你父亲那头也没有了吗？”

“我不知道，有一回我问过舅妈，她说可能有些姓爱的亲戚，人又穷，地位又低。”

“要是有这样的亲戚，你愿意去吗？”

我陷入了沉思，贫困这个字眼与衣衫褴褛、食品匮乏、壁炉无火、行为粗鲁以及低贱的恶习联系在一起。对我来说，贫困就是堕落的别名。

“不，我不愿与穷人为伍。”我回答。

“即使他们待你很好也不愿意？”

我摇了摇头。

“但是你的亲戚就那么穷，都是靠干活过日子的么？”

“我说不上来。里德舅妈说，要是我有亲戚，也准是一群要饭的，我可不愿去要饭。”

“你想上学吗？”

“我愿意去上学。”

“唉，唉，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劳埃德先生立起身来说，“这孩子应当换换空气，换换地方，”他自言自语地补充说，“神经不很好。”

这时，贝茜回来了，同时听得见砂石路上响起了滚滚而来的马车声。

“是你们太太吗？保姆？”劳埃德先生问道，“走之前我得跟她谈一谈。”

从以后发生的情况推测，药剂师在随后向里德太太建议送我进学校。无疑，这个建议被采纳了。

就是这一回，我第一次获悉，我父亲生前是个牧师，我母亲违背了朋友们的意愿嫁给了他，他们认为这桩婚事有失她的身份。我的外祖父里德，因为我母亲不听话而勃然大怒，一气之下同她断绝了关系，没留给她一个子儿。我父母亲结婚才一年，父亲因为奔走于大工业城镇的穷人中间，染上了斑疹伤寒。又传染了我母亲，结果父母双双故去。

贝茜长叹一声说：“可怜的简小姐也是值得同情呐，艾博特。”

“是呀，”艾博特回答，“她若是漂亮可爱，人家倒也会可怜她那么孤苦伶仃的，可是像她那样的小东西，实在不讨人喜欢。”



第四章

自我生病以来，里德太太把我同她的孩子分开，我独自睡一个小房间，罚我单独用餐，整天呆在保育室里，而我的表兄妹们却经常在客厅玩耍。

约翰一见我就装鬼脸，有一回竟还想对我动武。像上次一样，我怒不可遏扑了上去。他一想还是住手的好，便逃离了我，诬赖我撕裂了他的鼻子。我扑出栏杆，突然不假思索地大叫了一声：“你们还不配同我交往呢！”

里德太太听见我这不可思议的大胆宣告，一阵风似地把我拖进保育室，按倒在小床的床沿上，气势汹汹地说，谅我那天再也不敢从那里爬起来，或是再吭一声了。

“要是里德先生还活着，他会同你说什么？”我几乎无意中问了这个问题。

“什么，”里德太太咕哝着说。她的眸子显得惶惶不安，露